



唐宋诗词里的中秋

□ 李立峰 王秋爽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。自古以来，中秋之月寄寓了无数美好浪漫的情思。八月十五，家家户户拜月祈福，离人游子对月思归，文人墨客赏月赋诗，千百年来，灿若繁星的中秋诗词，承载了多少亲友之念、家国之思。唐宋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，留下了众多咏诵中秋的千古名篇，最为璀璨。

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中秋诗词伴月而来。《礼记》记载，“天子春朝日，秋夕月，朝日以朝，夕月以夕。”其中，“夕月”即“拜月”之义。中秋节起源于古代拜月祭月的习俗，最初是帝王特权，后来贵族、学士、文人纷纷效仿，观赏祭拜，吟诗诵词的活动，逐渐传入民间。诗词中的中秋，总是与民间传说息息相关，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、吴刚伐桂等故事广为流传，深入人心，也为月亮的神秘浪漫增添了一层民间的烟火气。唐代的中秋诗词写作蔚然成风，嫦娥、玉兔等意象频频出现。李白《把酒问月》中“白兔捣药秋复春，嫦娥孤栖与谁邻”的月夜遐想，李商隐《嫦娥》中“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”的哀婉之情，皮日休《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》中“至今不会天中事，应是嫦娥掷与人”的自然之思……这些名诗佳句借用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的神话传说，描写了月宫之中玉兔嫦娥的顾影自怜，赋予了月亮之上、宇宙苍穹无限的想象与情思，既传达出诗人对中秋之夜团圆相聚的向往，也暗含了对自然和生命本身的理性思考。唐宋诗词中数百首描写中秋佳节的诗歌，不仅表现出中秋佳节作为民间节日的盛行，也丰富拓展了中秋赏月的文化内涵。据民俗学家

考察，中秋节作为全国性民俗节日约形成于唐宋时期，突出表现在唐宋诗词中大量中秋节日之作，以及诗词本身所呈现出的节日祝祷、赏月玩月的热烈景象。先看唐代诗人刘禹锡的《八月十五日夜玩月》：“天将今夜月，一遍洗寰瀛。暑退九霄净，秋澄万景清。星辰让光彩，风露发晶英。能变人间世，偷然是玉京。”既有月光如水熠熠晶莹的澄明之景，更有天上人间世事变迁的哲理之思，“中秋之月”在岁月变迁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。《海虞风俗竹枝词》中描写了中秋节庆的仪式：“方形香斗供庭前，三角旗儿倍倍鲜。檀木香排书吉语，合家罗拜庆团圆。”展现民间逐渐形成的节日习俗，以及节庆仪式的热烈喧闹。随着有关月亮的民间传说广泛流传，以中秋节日为主题的诗词于唐宋时期如繁花盛开，歌颂了节日的美好浪漫，记载了民间百姓心中真诚的祈盼、朴素的遐想，富有浓厚的民俗价值和文化内涵。

“最团圆夜是中秋”，赏月思亲念友。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曾记载：“中秋夜，贵家结饰台榭，民间争占酒楼玩月。丝鼎鼎沸。近内庭居民，夜深遥闻笙芋之声，宛若云外。闾里儿童，连宵嬉戏。夜市骈闐，至于通晓。”如此一派热闹清欢的景象尽显唐宋之时中秋之夜的赏月游玩、竟夕达旦、至晓不绝。月夜空明，月色如水，唐诗中颇多诗作表现对中秋月夜之景的描绘与赞美，如“万里无云镜九州，最团圆夜是中秋”“凉夜清秋半，空庭皓月圆”……文辞清丽，感情明朗，意境开阔，蕴含着诗人对明月的真心赞美。月圆难免思团圆，游子归乡、亲友相聚是中

国人深入骨髓的亲情感念，因此思亲念友常常是中秋诗词的主题。当然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世事难料，古人在节日里除了对团圆的渴望，还有孤独寂寞的感伤。一些唐宋诗词吟咏的是中秋月夜难以团圆的场景，抒发惆怅之思。王建《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》：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“白树”“栖鸦”“冷露”渲染了月夜的清冷寂静，仿佛广寒宫中的寒意丝丝沉入人间，渗入诗人心境之中，而“秋思”一词既点明了主旨情感，“不知”又使得诗句含蓄蕴藉，委婉绵长。这首诗歌中的思亲念友之情在中秋诗词中颇具代表性，另外张祜《中秋月》中的“一年逢好夜，万里见明时”，白居易《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，对月忆元九》中的“三五夜中新月色，二千里外故人心”均表达出中秋之夜亲友不得相聚的感慨和伤怀。然而，中秋诗词的意境远远不局限于伤感怀人，许多超然物外、旷达乐观的诗词丰富了中秋佳节思亲念友的情感层次，往往传达出深刻的人生哲理。堪称千古绝唱的当推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作者将数十年人生浮沉置于广阔的时空视野中，以思辨的方式咏怀，哲理深、格局阔，哀而不伤，在浩如烟海的中秋诗词中，以大气深沉取胜。

“万里清光不可思”，望月怀家想国。从古至今，家国情怀是文人士大夫心中不可磨灭的精神信仰，在唐宋诗词中，体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与明心立志的责任担当。“哀民生之多艰”，往往佳节尤甚。李峤《中秋月二首·其二》：“圆魄

上寒空，皆言四海同。安知千里外，不有雨兼风。”与抒发思亲念友的个人情感有所不同，作者将目光投入庙堂之外的乡野之间，关注民生艰难，在中秋团圆欢庆的节日里，仍有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贫苦百姓，这使中秋诗词在抒发个人情感之外，多了几分忧国忧民的家国之思。白居易曾作《中秋月》：“万里清光不可思，添愁益恨绕天涯。谁人陇外久征戍，何处庭前新别离。失宠故姬归院夜，没蕃老将上楼时。照他几许人肠断，玉兔银蟾远不知。”描述了种种忧思，实为讽世之作。当然，也有诗人借喻中秋明月的美好寓意，隐喻时事，寄托志向。辛弃疾词道：“一轮秋影转金波，飞镜又重磨。把酒问姮娥：被白发、欺人奈何？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。斫去桂婆娑，人道是、清光更多。”全诗意境辽阔，词风豪迈，借用现实与神话传说的艺术交融，抒发豪情壮志，尾句喻指词人“涤荡黑暗，播撒光明，造福苍生”的政治理想。

中秋传统佳节至，千古婵娟共此时。品读唐宋诗词，含英咀华，了解其中浪漫的神话传说、丰富的民俗记载，感悟岁月永恒中真挚的亲友情感、沉淀的家国情怀，会更加珍爱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，让这些美好的诗词千古永流传。



八月十五吃糍馍

□ 涂启智

在鄂西北谷城我的老家，人们常把糍粑称为“糍馍”。对于不带汤水的面类食物，我们统称为“馍馍”。包子和馒头叫“蒸的馍馍”，锅盔叫“烙的馍馍”，薄煎饼叫“摊的馍馍”。一般来说，“馍馍”都是面粉做的。将糍粑也叫作“馍”，或因其形态功用与白面馍类似。

老家乡村，农历八月十五并无吃月饼习俗，而是家家户户打糍馍。在那个不少家庭整天喝稀饭、米糊糊儿、苞谷糝儿的饥饿年代，大米干饭和白面馒头能让农家子弟眼睛放射出光亮。糍馍的珍贵程度和大米馒头差不多，虽说平日也难得一见，但相比稀罕的月饼，终归亲民许多，所以中秋节糍馍成了主角。

做糍馍的糯米来之不易。那时糯谷亩产六七百斤，杂交稻一千二百斤左右。无论大集体时代还是分田到户以后，生产队稻田糯谷占比都很少。生产队水田依质划分为三类：一类光照时间长，土质肥沃，早涝保收；二类不缺阳光雨露，但位置稍偏，供水不方便；三类为冷浸田，窝在深山沟，少见太阳。分田到户前，糯谷差不多只在冷浸田占有一席之地。土地承包到户后，才有些农户会在几亩连片的大田中，辟出三四分田栽种糯谷。糯

谷稻穗比其他稻穗明显长一截，糯米比普通糯米细长。或许是种植面积小，藏身之处又不显山露水，糯谷给我印象始终模糊。

但是关于糯米以及糍馍的记忆分外清晰。母亲身材瘦小，体单力薄，在生产队算不上“硬劳力”，“工分粮”挣得少，我们家总是青黄不接，经常不到月尾就要向乡邻借粮，孤儿寡母日子很是艰难。母亲好像从未做过糍馍，因为每年等不到农历八月十五，几斤可怜的糯米早已被我们消灭殆尽。

舅舅和舅母在生产队属于响当当的“硬劳力”，外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他们家分的糯米可以留到中秋节。

在父亲去世之后、我考上师范“跳农门”之前，我和妹妹年年都在外婆家过年，也有好几年是在外婆家过中秋节。中秋节那天，舅母不待天放亮就起床，将糯米倒进大木盆浸泡。等糯米浸泡到晶莹剔透，尽数捞出，放入柴火灶上的大铁锅，干柴大火蒸至九成熟。六十多岁的外婆也起得很早。鉴于舅舅和舅母已经走到“家庭舞台”中央，她自觉退居“二线”。外婆坐在灶台前，不断往灶膛添加柴火，默默为舅母“打下手”。

糯米蒸熟后，舅母迅速将它

们铲到一个比水桶略小的木桶中，抡起擀面杖，从木桶内侧四周边缘不断杵下去，直到把蒸熟的糯米鼓捣得不见颗粒、黏性十足、浑然一体。舅母取出一半放到案板上，用以炕甜糍馍。剩余一半炕咸糍馍。

拟做咸糍馍的那部分糯米团，往上面均匀撒上几勺盐还有半碗葱花，继续杵三五分钟，然后将糯米团切块切片，揉捏成比甜薄脆饼干稍大、约莫指头厚的小圆饼，放进铁锅，用文火炕到两面黄。甜糍馍是在小圆饼炕好出锅后，在表面撒上些许白糖。

打糍馍有两个环节特别讲究：一是杵糍馍。糯米蒸熟出锅要赶紧杵，晚了糯米不容易捣碎，吃起来不够爽滑，甚至会硌牙。二是炕糍馍。一定要用文火小火，最好烧干松毛（松树针）和“胡叶片”（花楸树叶）这类“软柴”。舅母打糍馍手法娴熟，外婆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。每次糍馍出锅，我们几个孩子每人都端一大盘，狼吞虎咽大饱口福。外婆、舅母、舅舅看着大家心满意足的样子，乐得哈哈大笑。

岁月不居，时光如水。转眼三四十年过去。我从老家来到深圳工作已有十八年。这些年，月饼当然成了家里中秋节的标配，糍馍已成为遥远的回忆。母亲与

舅母还健在，可惜外婆与舅舅均已作古。

然而生命中的很多经历或遭遇，并不因岁月流逝而淡化和忘却。相反，虽新行渐远却越来越清晰。比如，故乡的耕牛、水车、石磨、糍馍……当我向女儿讲述我小时候吃糍馍的馋相，女儿饶有兴趣，这样的故事超出了她的经历和感悟。糍馍在我，是生命中值得珍视的事物；在女儿，只是一种普通食物。

尽管如今丰衣足食，各种美食糕点应有尽有，但是每到中秋节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糍馍。此时，舅母勤劳持家的身影浮现眼前；舅舅憨厚亲切的话语响在耳畔；外婆慈爱的笑容，她坐在灶门前低头往灶膛添加柴火的情景历历在目。那黄灿灿喷香的糍馍开始撩拨我的味蕾……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”，一块小小的糍馍，承载着我们那代人艰难岁月的美好记忆和特殊情感，亦是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

永远难忘的语文老师

□ 施崇伟

这辈子教过我的老师很多。教语文的黄老师，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位。

1979年的秋天，我从重庆乡下来到县城上初中。曾经是一个放牛娃的我，更习惯于边上学边玩耍的散漫生活，刚到城里，感觉一切都新鲜，对新学校新课堂充满想象。

开学第一课就是黄老师的课。他走上讲台，一言不发，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字写得很巴适。他转过身，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自我介绍，“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”，那声音就像播音员。好听归好听，但是在那个我们还很少听到普通话上课的年代，这个老师一开口就“洋腔洋调”，肯定是个外地人。立即，我对他产生了心理上的距离感。

我个子矮、坐头排，在他的目光注视下，毫无躲避的空间，只好老老实实听课。他讲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。皂荚树、桑椹，还有蝉、黄蜂、叫天子，皆是我这个农村孩子的朋友。他讲得有声有色，几堂课听下来，我兴趣大涨。想不到，这个城里人、外地人把我们引进“百草园”就像带到他自家的园子。甚至连我也从没听说过的斑蝥，他竟然熟悉得很，还跟我们讲起了他小时候捉斑蝥趣事。

当讲到鲁迅先生在桌子上刻下“早”字时，我也情不自禁地摸出铅笔刀，在课桌上刻起来。正在用力深磨，忽然感到教室安静下来，浑身不自在，原来黄老师已经站到我身后。刀被没收，他生气地丢下一句话“放学后到办公室来”。

那天放学后，我瑟缩在老师办公室门口。磨蹭了半天，终于鼓起勇气，轻轻敲门。“进来！”里面传出一个粗犷的声音，乡土气息的腔调，像我老家的生产队长。这肯定不是黄老师的声音，我庆幸地暗想：“黄老师一定不在，他可能已经忘了清算我犯的错。”正要转身逃跑，门开了，一只手伸出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臂。“嘿，你还想跑嘛，我一直等着你的哟！”是黄老师，仍是刚才那个粗嗓门，地地道道的江津话。他不到江津话和普通话在这里可以自由切换、毫无障碍。

我如坐针毡，听黄老师给我讲：课桌是新做的，是学校的财产，要爱护。农村孩子能在县城上学不容易，花了家里的钱，要好好读书，要靠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他也是个农村人，靠发奋读书，才考起了学校，当上了老师。

灰溜溜出了办公室，我既痛心疾首，也暗中窃喜——原来农村娃儿也会有出息，也会像黄老师那样，练出一腔普通话。他在课堂上，还是那一口字正腔圆的播音员普通话，谈“大江东去”气势磅礴，讲女排精神令人振奋……我越来越爱上语文课了。

但是没过多久，我与黄老师又产生了“矛盾”。

那是入学半年后，学校照顾家庭困难的学生，给予免除学费，每个人要退3元学费。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，我也在免除学费名单里。说实话，那时是心心念念盼着那3元学费，我已经做好了预算方案：国营商店柜台里的白球鞋可以买一双，再也不用拿白粉笔涂抹黄胶鞋；校门口的羊肉米线，可隔三岔五去品尝下；小什字的电影院，也能进去看几场过瘾……

终于盼到了那一天，班长通知我去领取困难补助退回的学费。我兴冲冲地跑到办公室，但是黄老师递过来的却是一张“白条”：“你的钱我帮你订了一年的《儿童文学》。下个月起书就到，每月一期，你要认真看！”

那一刻，我差一点把手中那张邮局收据撕碎。所有快乐的期望顿时都成了泡影，我愤怒地想，你凭什么替我做主？这件事让我“耿耿于怀”了很久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《儿童文学》每月如期而至。一开始我还带着怨气有点嫌弃，后来偶尔翻开一本，上面一篇篇美文、一段段妙语居然吸引住了我。就这样一本本地看下去，阅读兴趣被强烈地调动起来，

我的语文成绩越来越好，也带动了其他科目，两年多过来，我的学习成绩进步很大。有时，翻着手里的书，想想没穿到脚上的白球鞋，没吃到嘴里的米线，心里还是有些许委屈。

初中毕业，我们班全部升学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佳绩。我也考取了师范学校。更为庆幸的是，我终于可以坐火车了！

盼到开学了，收拾好行李，准备赶往火车站去新学校，却被母亲喝住了：“黄老师在江津等大家，一起坐船去。”

坐船，那得多慢！坐火车可快得多呀！我都毕业了，他咋还要管闲事？

天刚蒙蒙亮，大江的波涛抹上淡淡曙光。黄老师和我们六个读师范的同学齐聚在轮船码头。黄老师站在岸边，每一句叮嘱都有条不紊：“刚刚涨过水，江上波浪大，要注意安全。三年以后，你们就要当老师了，要学好本领，要做个好人，要练好身体。”他指着我说：“特别是你，身体差，个头小，差点体检没合格。多吃点，快长高……”

哼，最后时刻，还戳我的弱点！

船来了。他帮我们搬运行李上船。他右手提着我的木箱，木箱里装满了书籍、衣服、鞋子，还有一袋煮熟的玉米，沉重得拉下他的右肩向一侧倾斜。过跳板时，一晃一晃地，最后一大步跨上船时，一个趔趄，要不是船工伸手把他拉住，他差点跌进江里。他帮我们把一件件行李搬到船舱的货架上，还不忘用细绳套牢。“下船时，别拿掉了行李哈。”

汽笛拉响，黄老师站在岸上。轮船启航，岸边那单薄的身影还在挥手。他越来越小，我们越走越远……

多年之后，我仍记得那幅画面，那搬运行李上船的背影、那挥手的动作。是他，把我们一个个懵懂少年渡向远方！

多年之后，我对他的“耿耿于怀”全部变成了深深的尊敬和感激。

今年暑期，我约上几位老同学陪黄老师喝酒。看着他油黑的头发已经稀疏斑白、曾经瘦削挺拔的身躯变得有些弯曲，握着他那双摸过我的脑袋、每个月递给我一本《儿童文学》、提过我沉甸甸的行李箱的手，我眼睛里禁不住有潮涌动……

每每教师节，我都会想起我的老师，尤其是黄老师。他教会我识文断句，给了我这辈子求生的衣钵，他引我上路、渡我上船，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。

